

憔悴女儿心

刘黎丽 著

银 河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这部小说选择以马、叶两家的时代恩怨为背景,以十六岁的女子红宝的命运为线,编织了一幅九十年代伏牛山在改革大潮下动荡不安的风情图画和众多的人生世,展示了山民们一种骚动不安情绪以及走出故园后那种对外部世界不适应的无奈心

小说从红宝提亲给白山村的叶家与叶小青真心相爱为开端,以求马家仙姑治病走家为契机,开始了马、叶两家围绕红宝所产生的矛盾纠葛和是非争斗,引出了红后和六个男人、三个女人在性爱、婚姻、情感中所造成的悲剧,从而把一个苦女命运悬在了读者的心中—



ISBN 962-457-205-2/G.306

人民币: 22.8 元

憔悴女儿心

刘黎丽 著

银河出版社

憔悴女儿心

刘黎丽 著

出版发行:银河出版社

印刷:银河图书印务公司

850×1168mm 32开本 9.75印张 23万字

1999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962—475—205—2

定价:22.8元

谨以此书献给

我慈爱的母亲

(1923.11.12—1999.11.13)

第一章

红宝是第一次来白山相婆家的。

十六岁的红宝走在通往白山的路上,脑子里总是闪现出堂兄张石山的影子,红宝知道自己在娘的心目中一直是出气筒子,娘讨厌她,娘不喜欢她,但她没想到娘会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想着要把自己寻个人家嫁出去,免得招惹是非,因为娘总觉得红宝主贱,红宝有一张漂亮的脸蛋,红宝的漂亮迟早会给张家带来灾难的。红宝不知道这些,红宝不知道这些时还一直梦想着自己上成学,有一天能走出这大山,梦想着也能象张石山一样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也能买几件象样的衣服穿穿。

红宝的这一想法只能是空想,只能作为她心目中一种美好的愿望时时在愉悦着自己,因为在她觉得有可能去实现这种美好愿望的时候,她的娘已经把她许配给了白山的叶家。

红宝直到今天早晨起来才相信自己的这种愿望真的要成为泡影,因为她要和娘一起去白山的叶家相亲。

一条山路时断时续,时隐时现,使你觉得走投无路时,却前峰一转又天地豁大。红宝几次被路边的刺帽子刮住了袜子,几次蹲下去用手轻轻摘掉。袜子是张石山给她的,红宝记得石山哥那天

给她袜子时还捏了她的手。

红宝想坐下来歇会儿，娘不同意。娘说这深山老林，四不居邻，要是碰上个野兽咋办？

红宝娘是后娘。红宝的亲娘死得早，红宝娘死时红宝记不太清楚，红宝只记得娘睡在大木箱子里，有人让她哭，她没哭，她把娘头上别的花摘了往自己头上别。娘死了以后，爹把她送到姑家住了一年，两年后回来才发现家里多了个女人和两个小孩。爹让红宝问这女人叫娘，红宝说我娘不是已经死了吗？后娘就瞪她一眼，让她去灶间烧锅。爹让问那两个孩子叫弟弟叫妹妹，红宝就亲热的拉过，要一块去山坡放牛放羊，后娘就一巴掌扇过来说，让你去你扯他俩干啥？

后来红宝就成了受气筒子。

红宝想着这些就有气，便赌气坐在一块石上说，我不愿。

后娘说，这事可由不得你，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窝家里让我养你一辈子？

红宝说，我没让你养，我能放牛、砍柴、做饭，自己养活自己。再说，我才十六岁，石山哥说，城里人出嫁都得满二十呢？红宝说着故意蹲下去慢条斯理地摘裤腿上的草籽。

后娘说，说恁好，他二十好几的人了咋不成亲呢？那是因为他坏，没人嫁给他。

红宝就想起那个夜——

想起那个夜石山哥对她说过的话。

那个夜有月，银白的光洒在地上，到处都有蟋蟀凄切的叫声。夜的淡淡的余香弥漫在空中，织成了一张柔软的细细的网，把所有的景物都罩在里面。眼所能看到的都被蒙上了一层灰白色的纱幕，任是一草一木都没有象在白天里那样真实可见了，它们都有着模糊、空幻的色彩，每一样物都隐藏了它的细致的极点，给人一种

如梦如幻的感觉。红宝大着胆子向村西的一片麦场走去，她知道张石山在等她，可到了麦场并不见张石山的影子，红宝有些害怕，她低低地喊了两声便想逃出这个可怕的地方，她刚要扭转身，张石山呼地从麦秸垛后边闪过来，搂住了她。

红宝这才把崩紧的神经慢慢舒展开来。

张石山从腋下取出一件粉红色的上衣抖开说，你看，这是什么？

红宝把脸贴在张石山胸上柔柔地说，石山哥，你咋要对俺好呢？

我喜欢你，自小就喜欢你，我要带你去外面看看，保准你就不想回来了。

我不能去，我得放牛、砍柴、做饭哩！我走了，这活谁干？

跟着我，就不会干这些了。

那样俺爹会揍俺哩。那次你给我买的纱巾，后娘就逼我问是谁送的，我不说她就拧我大腿。

张石山拉过红宝坐在麦草地上，轻轻地抚平她的衣服，张石山有一种无法说得清的心情，他的手指头怪模怪样地张开来向红宝伸去，他的手颤颤巍巍，极其小心地把这个小女人从头到脚慢慢地抚摸，仿佛生怕稍一用力就会碰碎她一样。当他的手走到她的大腿根部时，停下了，他小声地附在她的耳边说，让我看看。红宝便象一条鳗鱼似地从他的手臂中溜开，很麻利地挪开了两条腿，翻身坐起。她的样子变得激动而狂乱，撅着嘴唇，张开鼻翼，两颊红得象火烤过样滋润，眼里闪着电一样的光。她攥了张石山的手说，我才不哩！

瞬间她又说，天黑，看不见。

那让我摸摸，看还疼不？

你不能摸，女娃子的身子哪能随便让男人摸呢？

张石山就笑，笑过后说，看把你吓哩，我是你哥哩！

张石山就想着要发生的，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件大事。那件事正象一个可爱的东西放在他的面前似的光彩夺目。他决定要拿它，但是他又知道他的手伸出去将会被她阻拦，他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在这件东西拿到手。虽然决定了，但是他仍旧有一种对失败的顾虑。于是，复杂的思想来到了他的脑子里，使他又高兴又激动，又郁郁不决。

红宝见他不吱声，便拉过他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腿上说，就这儿，你轻点儿，疼哩！

张石山轻轻地抚摸着，心里突然有一股抑制不住的兴奋，他慢慢地把红宝放倒草上，两只手从下向上均匀地揉着。红宝说，石山哥，不在那儿。张石山就又把手放回腿上。红宝一阵紧张，但又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慢慢从心底升腾。这时候，村上的狗狂叫一阵，她有些害怕，她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这样做让爹娘知道，会打断她的腿的，说不定会赶她出家门的，但她又似乎渴望这样，一阵骚乱的思潮在她胸中翻上翻下，使她完全摸不着头脑。那些欲望从心底浮起来，象山谷里的水汽似的到处乱闯，又可怕又迷人，象飞蛾扑火一样，闯来闯去，自然的一种盲目的力也突然骚动起来了。她嘴里一个劲地嘟哝，别，别，别这样，手却不由自主地也搂紧了张石山。张石山慢慢弯下腰，用舌尖轻轻碰了红宝的眼睑，最后才试着落在了她的唇上，也就在这一瞬，红宝便也张大了口迎过来，张石山便猛地抱住红宝的头，疯狂地吻起来。瞬间之后，红宝真的害怕了，她担心被人发现，用力摇着，躲闪着，然而张石山却紧紧地搂着她没有松开。红宝已经听见弟弟的喊叫声，猛一推呼地坐起来，呜呜哭了。张石山忙搂过红宝的肩说，别哭别哭，城里人都这样呢，我看那电视里电影里女人和男人在一起都这样呢！

红宝不哭了，两只手在张石山的肩上捶着打着，石山哥，你真坏。

红宝把边上的红的良上衣拾起来，慢慢地叠着。一阵甜美的快乐，一阵温馨的愉悦从心底慢慢游动，她觉得自己身上侵入了一种完美的舒适，一种生活上的和思想上的，肉体上的和灵魂上的舒适。

长久的沉默后，张石山才叹口气说，红宝，我想娶下你，可俺爹说咱没出五辈不能成亲。我不明白，没出五辈咋就不能结婚呢？后来，我外出做工，才明白那叫近亲结婚，上边也不允许哩！我想好了，只要咱俩好，管它近亲不近亲，你等着，等我在河阳有了钱，我会回来把你接走，咱就好一辈子。

.....

红宝想着这些，又望了望后娘，不禁脸上有些发热了，而且这热又不绝的蔓延开去，一经到耳根，又变成了一种烦躁和不安，她总是盼望着和张石山见面，也希望着有一天张石山回来把她接走，可一想到父亲，她的心就软下来。她不能丢下父亲一个人在后娘的管制下受气，可自己呆在家对父亲又有什么好处呢？红宝想着要是石山哥现在回来该有多好呀！红宝想着这些，手不自觉地又拉了拉身上穿着的那件衣服，好象刚刚和张石山私会过一样。

路是绕山而成，多少里，白山人松县人谁也说不清。路常拐弯，随着拐弯红宝和她娘象蛇样左转右转。红宝娘曾经走过这条山路，她记得路边的标记，记着山嘴的小水电站，老皂角树。

红宝说，娘，我真的不愿嫁这么远。

红宝娘说，憨娃。你懂啥？白山人实诚，心底好。白山这地方养人，你没见白山的男人长得有多俊！后娘说着又回头看了红宝一眼，这一看便发现了那件粉红色的上衣。后娘一把扯开，怒气冲冲地说，谁给你买的？

红宝乜了后娘一眼站起来。

是你爹给你买的？这个老东西。

不是，俺爹从没给我买过衣服。

那你从哪儿弄的？

红宝不吭声，忙把衣服扣子扣了。

你说，是谁的？

是，是我石山哥给买的，咋了？红宝似乎从没有象现在这样大腔说过话，红宝已经没有平日那种胆怯，她把目光迎着，头高高地昂着。

后娘气哼哼地又一把扯过说，又是他，他咋就给你买衣裳呢？你说，为啥就给你买衣裳呢？

我怎么会知道？红宝一扭身换了一块石头坐下。

那他为啥就舍得给你买呢？

是啊，他为啥呢？红宝猛然想到了石山哥那夜说的话——他想娶我，他想和我好。

红宝娘便眯起眼睛，那眼神透出一种恶心，并且带点嘲讽的意味。旋即她又睁得很大，在它那明亮的，几乎是寒光闪闪的光芒中，却显露出一种象是恶意的，威胁性的神气吼叫，你说你和他是咋回事，他就舍得给你买衣服呢？

红宝开始吃了一惊，害怕起来，脸色煞白，接着，她的恐惧变为愤怒。她忽然满脸绯红，一直红到发根，两眼盯住这个不是亲娘的娘，这个时刻就要举起拳头的侮辱者，同时这双眼睛变暗了，突然闪烁一下又变得漆黑，接着燃起了不可遏止的怒火。她说，咋回事，咋回事，你说咋回事，他说想和我好，想和我好一辈子，咋了？

他和你好？……咋个和你好？……你说呀？

他说，他想娶我，要我给他当老婆。红宝的目光迎着后娘愤愤地说。

啥？娶你？你疯了？

红宝娘一把扯过红宝，没头没脑地扇了几巴掌骂道，原来你和他早就勾搭上了，怪不得买纱巾、买衣服、买凉鞋买那么多东西送你。你就这么下贱，你知道村上人咋骂他的吗？他十几岁就学坏，在坡上放牛老是把那玩意儿，唉，我这做娘的咋好对你说这些呢？再说你们老爷还是亲兄弟呢，不出五辈。我问你，他近过你身没有？

红宝被骂得昏头昏脑，一时间不知道后娘问的什么。她望着后娘的眼睛象发热病一样的闪耀着。她的嘴唇颤抖着，她低微而阴沉的声音分明蕴藏着无比的憎恨和渴血的欲望。她的脸扭曲了，她的神态让红宝一时不知所措，不知该怎样回答。

你说呀，他近过你身没有？

红宝用手表示了一个急躁而又烦乱的动作——近过，近过又怎样？

红宝娘一屁股坐在地下，两只手拍着大腿哭着骂着，哎呀，你个不要脸的，十六岁就让男人去亲去日，你个人精，你还有脸说，你咋不跳进沟里去死哩！你个丢八辈子人的缺德鬼呀！

哭罢骂罢红宝娘忽地站起抓过红宝的领口郑重问，你们在一起睡过几次？都在什么地方？

红宝说，我们没有睡觉，只是他亲过我搂过我。

红宝娘这才长舒一口气，指头敲着红宝的头说，记住，以后对谁也不要提说这件事，到白山后任谁也不要再讲。

红宝感动了，她从来没有得到后娘这么关心的话，虽然指头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疼痛，但她能从这疼痛中感到一种温暖。

红宝娘到路边的草丛里小便，嘴里还不住地骂，生就的贱货。十六岁就让男人去摸去亲……

红宝的感动瞬时消散，慢慢站起来，恶恨恨地说，你不也贱，你

男人没有死够仨月你为啥也要嫁人呢？

红宝娘一听，气不打一处来，牙咬得咯吱吱响。她把裤带栓了紧走几步，朝红宝猛地一推，红宝一个趔趄摔在地下，头嗡嗡直响，身子一阵抽搐，便什么也不知道了。红宝娘上来又踢了几脚，边踢边骂，你还敢顶嘴，我让你贱，那张石山算啥东西，你就让他亲，让他摸……骂了一阵，见红宝仍不起来，扳过身子一看，红宝直翻白眼，口吐白沫，才知道她又犯病了，忙住了手脚。

红宝娘有些手足无措，渐渐地也害怕起来，因为从早上到现在，她的四周全是新鲜的空气和明亮的光线，全是那五百块钱在不时地闪耀着，而现在却大大地变了样，似乎周围黑乎乎的树冠笼罩着她的头顶，她不禁浑身也颤抖起来。她的十指紧密地握在一起，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她的脑子里有种种念头和幻影在翻腾起伏，不由地在心中祈求起神灵来了，她喃喃讷讷，默默暗祷，但又一下子明白过来，就是再念也没有用，她一时也不会醒过来的，她害怕地在红宝的身前身后走来走去，却毫无办法。她想红宝一人丢下算了，可转眼她又放弃了这种想法，那不等于白白丢了几百块钱吗？原来，红宝娘已和媒人谈妥，让提说的叶家拿出五百元就把红宝送过来。可现在，钱还没到手，丢下她不等于白白丢了几百块钱吗？

日已过午，白仙菇在叶家忙乎了一阵仍不见客人来，她对叶绍祖说，她去山嘴儿看看。白仙菇拐过皂角树，见红宝娘正在东张西望便有些诧异地问，大妹子是去哪庄的？红宝娘吱吱唔唔地说了去白山的叶家。白仙菇当下心里就凉，她发现了靠在石上的红宝，心里不免猜疑，这姑娘原是有病呀！白仙菇走过去把红宝扶起来，口中喃喃有词，尔后朝前后胸拍了三掌，红宝才慢慢醒过来。

仙菇说，她中邪了。

……？

仙菇又说，她是被白山一个吊死鬼迷着的。

红宝娘说，那咋个法子呢？

仙菇说，她得避邪，要不日子久了就活不下去。

红宝已经好多了，只觉心胸有些憋闷。她望了一眼白仙菇，脸便由青渐渐转为绯红。白仙菇这才细细地打量着红宝，瞬时心又喜悦起来。红宝虽然长得单薄，杏子脸，桃花色，眼睛水灵灵的象闪亮的黑玉，嘴似乎大些，但大得很匀称。由于嘴唇线条的鲜明和牙齿的整齐，使红宝一张嘴就显出一种粗野的、清新的、单纯的美。她那被太阳熏黑的皮肤依然裹不住那白嫩的红润，那双手，无一不流露出山野村姑的那种特有的健壮和质朴的美。看那脸，说红得象苹果，苹果哪有这样灵活，说象彩霞，彩霞又哪有这样凝炼？这实实在在无可比拟的处女所独有的光泽。

红宝被瞧得羞红了脸低着头！仙菇这才引着她娘俩向白山村走去。

白山那时还不叫白山，叫石当山。

白山是后来一位叫马长安的支书兼村长给改过来的，县地名办不承认，地名志上依然叫石当山。

石当山的峰壁立千仞，高耸入云，从脚到顶，皆为苍黑的岩石，长年经月风吹日晒，有些树木便从石缝里衍生，把山的每一个细小的起伏都显示出来，石当山也就常年绿意。从山底向上望去，半腰便有一洞被雾罩着，洞口奇花布锦，瑶草喷香，千株老柏，万节修篁。出洞有水声隆隆响过，时而狂噪怒吼，时而又温柔细语，这便是天池。天池亦为十二龙潭，潭是泉水，泉水乃天生，亦为地生，一汪清澈。

十二龙潭的故事是上辈人讲下的，一代一代相传至今。

传说东晋中期，秦中人李和，因世道黑暗愤世疾俗，便葛巾麻

履，云游四方。盛夏一日来至灵山脚下，忽有歌声自山坳传来——

有名石当山，
座落西南天。
山腰有石堂，
堂内好修仙。

水从山顶走，
泉生十二眼。
喝了潭中水，
返老把童还。

李和听得仔细便翻山越岭终于寻得此处，果见其山前云遮雾盖，千株老柏带雨半空，万节修篁含烟一壑，石崖突兀青苔润泽，悬壁高矗翠藓疯长。李和便决定在此潜心修行，法号“麻衣真人”。

这年夏天，天旱无雨长达数月，田地鱼裂禾苗枯干。山民们蜂涌而来请求麻衣真人施法祈雨。真人便披发仗剑踏罡念咒日夜不辍。三天过后天空依然骄阳似火，无有下雨迹象，真人心急如焚，翘首向天求道——

年有春夏秋冬，
天有雨雪阴晴。
恳求天怜苍生，

语音未落，石当外便传来——喜雨夜半五更。

真人回眸，见答者乃十二道童。他不禁想起曾收留为徒的那十二个衣衫褴褛的乞丐，前日午后，十二道童结伴去天池洗澡，一个时辰过后不见回来，真人放心不下寻得天池，只见十二条颜色各异的小龙在潭内戏耍翻腾。真人惊叫一声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醒来拾起徒弟所弃之衣，见上面有字——

海底人间两重天，
龙子庶民心相连。
来年再遇天大旱，
舀尽潭水雨涟涟。

当夜子时，狂风骤起，乌云密布，雷闪过处，大雨倾注直至五更。后来，每逢天旱无雨，山民们便数百里来此舀水祈雨，每求必应。当舀至潭底便见石床石椅石桌皆刻有龙图，且龙纹清晰，人们便明白，这乃天帝所造。由此，李和被皇上封为“慈惠普济真人”，并在此大兴土木立碑建庙，该庙也封为“普济宫”。石当山也由此四时香火不断，名传千里。

也正是这样一个故事，使白山人引以自豪骄傲。如今，石当山没了昔日的庙门，没了院落，只有千株千年古柏和几堆残砖断碑烂瓦，显示着这山曾经有过的辉煌，曾经有过的历史。

一日，住久了城里的人们嫌城里嘈杂，便寻着这山来了。城里人一走进这山便惊叫，啊！多雄伟、多气派、美丽的山啊！白山人就开始撇嘴，山不就叫山嘛！山不就是石头嘛！山既然恁美，人们为啥都要住进城里，吃香哩喝辣哩？山既然恁美，皇帝老子咋不把个皇宫建到这山里？江泽民的小汽车咋不开到咱这山哩？城里人笑笑不语，他们觉得无法说得明白，无法对这些山民们讲得清楚。就立在山脚下吟哦——

乱石爽气入龙湫，
岚影天光动容愁。
槭槭吟风红老柳，
萧萧吹雨石当秋。
高垂铁锁云无尽，
不见铁锁水自流。
惆怅琳宫归路远，

夕阳钟声晚悠悠。

白山人不明白这山美在哪儿，这水美在哪儿，自然也就没兴致听城里人吟哦，听城里人感慨。但是听得多了，白山人也偶尔站在自家门前望会儿水，瞅会儿河，自然望不出那一种“乱石爽气”、“岚影天光”的情趣，就依然背着犁耙去当子坡头耕地，跨起刀担去山上砍柴。

石当山其实也是界山。

石当山以北的山和林归属河阳市的松县，南北几十里没人居住。

白山人和松县人做亲历史上是没有的。过去白山人不进后山，后山没路，进了定会走迷。后山的路是那年城里人来寻矿踩下的，并在边上插着标记，自此才有牵针引线之人使两山有了来往，使两山人结了亲缘。

石当山是伏牛山脉绵延过来的，左右各有两山相连，十二龙潭绕山顶依次排列，汇成十二条瀑布泻下，白的主色上生腾着紫烟，气浪轰动着幽深的谷，到半腰时却又化为雾，从石壁上柔柔的滑。夏季，山里娃们从山顶滑到潭底，扯出尺把长的鱼抱上岸，干柴树枝一棚烧了就吃，吃得滋滋润润。潭水悠悠地走到山嘴时，急流如湍，故也叫湍河。绕河而行的是一条小道，忽而东，忽而西，可怜的细线扭扭地向前伸展，有时以为它到头了，不料它又从一棵倒在地上的死树下钻出，或是由山洪冲下而积的乱石堆中露出头来。就这样一条道，也是年年修复，年年被水冲毁，这几年雨少雨小，道是宽些，能行拉车，自行车，曲曲拐拐地也是走着推，推着骑，时断时续。

又一日，城里来人，在山嘴口量呀画呀，建起一座小型水电站。白山人就把碾盘推倒沟底，把驴子杀了每人七两驴肉吃了。没过多久又嫌磨面太贵。大家一咕啷就又支起石磨，那水电站便也成